

都市言谈

广告策划师颜希晓与市场部李子睿共有一个心愿,那就是在他们打拼已久的繁华都市J市落户安家,从此成为J市市民。得知国家为刺激房地产市场而出台“购房落户”政策,因共同利益,李子睿与颜希晓走进婚姻殿堂,以婚姻作为约束手段,以落户为目的,三年过后,各走各途。而婚姻无儿戏,三年协议期满,他们之间,是情尽,还是末路?

这一番逼问让颜希晓彻底无质疑余力

“那你为什么分手了?”随手拿起牙签挑着馐湿的烟蒂,李子睿扬眉,“可以说吗?”“是我开导你,所以你要先回答这样的问题。”希晓侧头,刚刚萌生的忧虑一点点在眉间解散,又变成平日子里没心没肺的模样,“你要是可以透露,我便毫不隐瞒。”“这个有什么不好说的。”李子睿微微坐正,眼睛又开始半眯起来,“我和若珊分手的原因就是四个字,嫌贫爱富。”

“嫌贫爱富?”颜希晓惊诧,“你不贫啊。”虽说不是什么百万、亿万富翁,但是凭借自己本事能有70万的存款,还是很厉害的。

“我不贫吗?”李子睿轻哧,“凭我个人本事,根本不能满足她在J市立足的愿望。这100多万的房子,必须要和你合作才能买得起。而且,还用这么卑劣的手段让自己在J市落户,颜希晓,你说我怎么不贫?”“若珊跟了那男人的第一个星期,那男人便为她买了一套160平方米的房子,水到渠成的,户口问题解决,住房问题解决。这样的效率,哪儿是我这个打工族能达到的?”

“就为这个分手?”颜希晓依然觉得不可思议,“这也太荒唐了吧?”“这有什么荒唐?”李子睿叹气,“你我都常驻在外,都知道户口与房子的重要性。想要真正融入这个城市,让自己的孩子在以后入学结婚的时候户籍都能填下那个J市,就必须得付出代价!何况,你不是也因为这个才一口答应与我结婚的吗?”

这一番逼问让颜希晓彻底无质疑余力,眯眸两秒钟后讪讪一笑:“对。我也是贪图户口的人。人的欲望有时候就是个大口子,刚来J市的时候,我想的是只要在J市能混上吃喝,温饱无忧就行。到后来做了主管,便想到在J市能不能买个小平方米的房子,最好能安个家;后来成为市场总监,见识的人多了,欲望又产生了质变,而这个质变,是很多J市人别有意味的目光变成的。”

“你不做市场大概没这么深的体验,很多时候,J市人都会在寒暄的时候若有若无地问一句你的户籍。起初会将这句话定性成客套的询问,可是到了后来,便会是最犀利的鄙视。去买早餐的时候,你的口音带了外地人的帽子,仅凭这点,价都讲不下来。别说我们做市场了,一出手就是几十万的单子。很多J市公司知道你是外地人,草草一句你对市场判断力有误的话,便会让你话都说不出口。”

“所以,从那时候起,我便想成为J市人。即便是我这代不行,可我下一代必须说出纯正的J市话,因为我知道,J市方言就是孩子将来自我优越感的最好证明。而此后不久,我遇到了同在J市打拼的若珊,并在她父母前许下落户J市的意愿。只是没想到,在奔向理想的过程中,女人的忍耐性竟只有那么一点点。”

他的声音始终饱含颓废气息,可是措辞却让人觉得偏激与犀利,特别是最后一句关于女人忍耐性的结论,终于让希晓忍不住低声驳斥:“我倒是觉得,在这个问题上,男人不比女人持久多少。”对她的质疑不置可否,李子睿挑眉:“那你呢?你既然持久度够强,又为什么和他分手?”“我……”希晓皱眉思索,随即慢慢溢出苦笑,“也是嫌贫爱富吧。”“哦?”“他们家家境要好一些,我自觉高攀不起,于是分开。”自牙签盒里抽出一根牙签,希晓漫不经心地将它折成一段一段。

李子睿不自觉叹气,直觉认为这个女孩有故事,想要知道却不知如何开口,颜希晓在他眼中一向是大大咧咧的,这也是他当初选择她进行这个游戏的主要原因。没心没肺的人牵挂少,比较好打发,等到三年之后,能最低程度减少遗留问题发生的可能性。

可是今天他却对她有了新的看法:这个女人看似是迷糊的,却对自己有着理智的自我审视观念;在工作上看似是不与争锋的,却有对策划任务完美到苛刻的工作风格;在感情上看似是心不在焉的,可骨子里却有着让人无法忽视的坚强与倔强。

想到这里,他忽而一笑:“没什么好说的就不说,你只要哪天别和若珊似的,突如其来地给我个打击便成。”颜希晓猛地抬头,却见他戏谑地勾起唇角:“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,用不着瞪那么大眼睛。”“你虽然看起来现代时尚,但距离现在社会上那些开放女还是有着一段距离。”继续维持轻笑弧度,他站起拍她的肩膀,“不用感动,基于你今晚上听我发牢骚,本人给你这些同志的信任。好了,颜希晓,现在我的苦水也倒完了,晚安。”

李子睿说起那句“晚安”的时候唇弧若灿,眸中带着微微迷离的色彩。颜希晓想,如果办公室那群色女看到他这副模样,必定又会长吁短叹地垂涎三尺。可是她这个最近美色者,却被这两个字撩拨得一夜未能安眠。



官场风云

304位各级别官员,84起官场风波,66个党政部门,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,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——侯卫东的这本笔记,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、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,从村、镇、县、市一直到省,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,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。

侯卫东和段英同居一室

段英安慰道:“青林镇虽然艰苦,却是出领导干部的地方。沙州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志远就是青林镇出来的干部,我相信你一定能够脱颖而出。”

“什么脱颖而出,不过是安慰我。你没有到上青林去过,那里和八十年代初没有什么两样,连公路都没有通。”侯卫东就向段英谈了自己修路遇到的种种困难。

段英听说侯卫东借钱去交图纸费,很是惊讶:“怎么能用家里的钱去修路,修路是一个无底洞。你家里条件虽然好,也永远填不满这个缺口。”

两人坐在一起慢慢地聊起了毕业以后的烦心事情。

段英脸上充满了忧愁,道:“我和你不同,你父母还是个依靠。我的父母都是临江县陶瓷厂工人,这几年效益不好,厂子倒闭了,我不仅不能依靠他们,还得帮着他。”

聊了一会儿,段英去做菜,她拿着小竹筐出来,道:“给你个任务,剥蒜。”

侯卫东在家很少做家务事,但是家中每逢吃鱼,刘光芬总会让他剥蒜。到了段英家里,仍然担任起剥蒜之职,他驾轻就熟,不一会儿就剥了一堆。段英做了一盆当前很流行的酸菜鱼,她手艺不错,酸菜鱼色、香、味俱全,侯卫东闻到香味接连咽了好几下口水,夸道:“没有想到你手艺这么好。”

段英站在门口穿皮鞋,回头道: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都是逼出来的。”

不一会儿,她双手提着一袋子啤酒回来。侯卫东没有想到她是到楼下买啤酒,赶紧接过来,道:“不知是谁发明了酒,我在上青林喝怕了。”

段英道:“人生难得几回醉,今天我们两个伤心人也好好地喝一杯。”

重温历史

遇见幸福之前

距离那个恐怖的日子还有八天。马骏和红玉在预报室里看资料,超凡抱着一堆资料走进来,马骏抬头说:“总局文件上说,目前京、津地区异常现象持续出现,指示我们要密切关注唐山地区。”

超凡说:“看来总局对唐山的问题不放心啊。”



红玉抬起头说:“昨天的数据我都看了,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”

“海光出去考察,不知有什么新的变化。”超凡说着坐下也要看资料。

周海光与梦琴走进来,一进来,就让梦琴先去化验水样。

马骏问有没有什么新情况。海光说:“七宝山地形出现变化,比七月初升高两厘米,北戴河海滩从七月下旬起,水位一直居高不下。离七宝山不远的那个村子,井水有很浓的硫黄味。”

“看来地壳活动一直没有停止。”马骏说。

“所以我们必须严密监视封锁区,一旦出现新情况,要马上汇报。”海光的表情是严肃的。

超凡说:“看来问题严重了。”他的脸色也凝重起来。

“超凡,曾经消失的异常现象又出现了,现在我们必须要做细致的调查分析,

喝完一瓶酒,段英已经醉得厉害,在椅子上坐不稳。

侯卫东将她抱上了床,她身体刚靠在床头,“哇”地吐了出来。

折腾了一番,段英总算沉沉睡去。准备离开之时,侯卫东意外地发现段英的大门是老式挂锁。进入房间以后,要从里面才能将门拴住。若是侯卫东离开,房门无法锁住,看着毫无知觉的段英,他无奈之下又回到房间里。

侯卫东将阳台上竖着的一张竹制凉床搬进屋里,擦干净以后,坐在竹床上看图纸。到了十二点,段英还是未醒,侯卫东看得累了,在竹床上睡着了。

段英早上醒来之时,看到睡在竹床上的侯卫东,吃了一惊。很快就明白昨夜是喝醉了,虽然醒来之时,在床上的姿势很不文雅,小半边胸膛露在外面,可是身上衣服完整如初,这说明侯卫东并没有趁着酒醉占便宜。

睡梦中的侯卫东,脸上带着纯洁的笑容,轻微的呼吸声很是清晰,望着这个沉睡的青年男子,段英心房里一阵阵温暖。

与醉美人同居一室,让侯卫东春梦连连,醒来以后,睁开眼,看见段英端着稀饭包子从门口走了进来。经过了昨晚之事,两人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,面对面坐着,说着闲话。

吃完早餐,侯卫东抱着图纸与段英挥手告别,段英借口出去买菜,将侯卫东送到了汽车站。

颠簸了三个多小时,到了青林镇。侯卫东抱着图纸急匆匆地回到了青林场镇,一通大汗之后,他昂首挺胸地回到了小院子。

侯卫东兴冲冲去找高长江,要贷款买图纸。高长江摇了半天蒲扇,终于下

尽快预测出震极,准确找到地震中心。”周海光说完,马骏便说:“海光,你说这个地震会不会在渤海里?”

“也有可能,超凡你马上派人,要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监视封锁区的动向。”周海光说完,超凡答应一声,周海光又吩咐梦琴马上到东湖取水样,尽快分析。

文秀和何刚决定二十七号开始旅行结婚,先到北戴河,再去上海。文燕笑着说:“文秀,你结婚都比姐姐早啦!”文秀不好意思。大家都祝福他们,却不知道在遇见幸福之前,人们会先遇到什么样的灾难……

梦琴在东湖监测,看见不远的湖水中突然冒出几个碗大的水泡,她下到水中要去取水样,却昏倒在水中。幸亏两个解放军战士在湖边玩,把她救了上来。梦琴被送到医院急救室,正好文燕来急救室有事,见是梦琴送到这里,没走,看着她,她给周海光打电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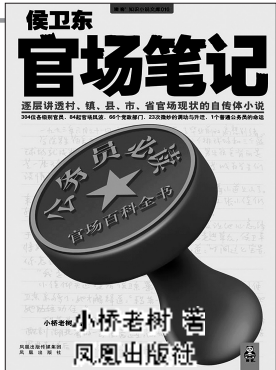
电话是周海光接的,不知道为什么,听到周海光的声音,文燕有些说不出话来,沉默了一会儿,急得周海光在那边“喂喂喂”不停地叫。

“我是文燕……”听到这个声音,海光也是一愣:“你……你好吗?”

“我很好,你来医院一下吧,梦琴在东湖吸入了有毒气体,中毒了,现在在我们医院急救室呢。”文燕说。

海光一听就急了,连自行车都没骑,放下电话就往医院跑,横穿马路都不减速,害得许多司机急刹车,当然,也招来背后许多骂。

梦琴醒了,先问水样还在不在,急救室的护士丰兰说在,接着她便问向文燕是不是在这个医院。丰兰说她一直看着你,刚走。正说着,周海光满身是汗地跑



定了决心,道:“粟明分管基金会,我给他打电话,请他帮个忙。”

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,侯卫东马上就给刘维打电话。当刘维听到侯卫东的名字之时,道:“你的心情理解,可是我实在无能为力。”侯卫东再自豪地道:“刘工,基金会同意贷一万元出来,我把钱取出来后,就给你送过来,工程图纸请你准备好。”刘维在电话另一端沉默了一会儿,道:“侯卫东,你这人不错,以后有用得着我的时候,尽管来找我。”

基金会贷款办得很顺利,而且抵押物居然是公家的房子。这让侯卫东开了眼界,他心道:“难怪基金会的人都牛逼哄哄,他们手中权力太大,手续上又有漏洞。”

第二天,从基金会取了钱整整一万元,绿色的钞票沉甸甸的。

到了交通局,侯卫东和刘维就如地下工作者一样,在交通局大院一个绿树环绕的角落碰了头。刘维接过厚厚的一沓人民币,数了两遍以后,把剩下的图纸交给了侯卫东。他蹲在墙角,找了一块石头,随手画了几条线,道:“青林山地势陡,公路并不好修,有三个地方施工难度大,动工之前,你给我打个电话,我过来仔细说说组织施工的事情,平时施工我随喊随到。”

侯卫东同刘维分手以后,刚走到交通局门口就遇上了刘坤。刘坤头发凌乱,满眼血丝,散发着酒味,大声道:“侯卫东,你在这里干什么?”

侯卫东道:“办了点小事。”

进来,进门就喊梦琴,梦琴叫了一声哥,周海光才稍微宽心,他问护士病情怎么样,护士说醒过来就没事了,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

海光这才坐在梦琴身边,边喘气边说:“你是怎么搞的,都快吓死我了。”

梦琴笑,说了事情的经过,海光说:“还难受吗?我也太粗心了,走之前也没跟你交代两句……”

文燕回到外科,仍是惦记梦琴,无心工作,更想知道周海光是不是来了。她又来到急救室,从外面看进去,见周海光正坐在梦琴身边,兄妹两人有说有笑,文燕在外面看着,心里很不是滋味,于是走回外科办公室,心乱,干不下什么。她站在窗口往外看,一直看到周海光出了医院大门,走了,文燕便又想到梦琴,她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,这么矛盾。

距离那个恐怖的日子还有五天。

郭朝东在办公室里,周海光来找他,说:“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,大震就要来临,市政府应当立即做防震准备。”

郭朝东一听就生气:“周海光,你太狂妄自大了,专家组已经明确作出了结论,你还在捣乱,你是什么居心?我看你是存心要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。”

周海光盯着他看了好半天,才说:“你不要乱扣帽子,你不向市领导汇报,我去汇报。”

说完转身就走。

郭朝东指着他嚷:“周海光你给我听着,唐山地震工作由我全权来抓,你不要在我的面前指手画脚。汇报不汇报是我决定的事情,不需要你为我考虑,你再不能以你个人的观点给我捅马蜂窝。”

周海光没理他,一摔门走出去。